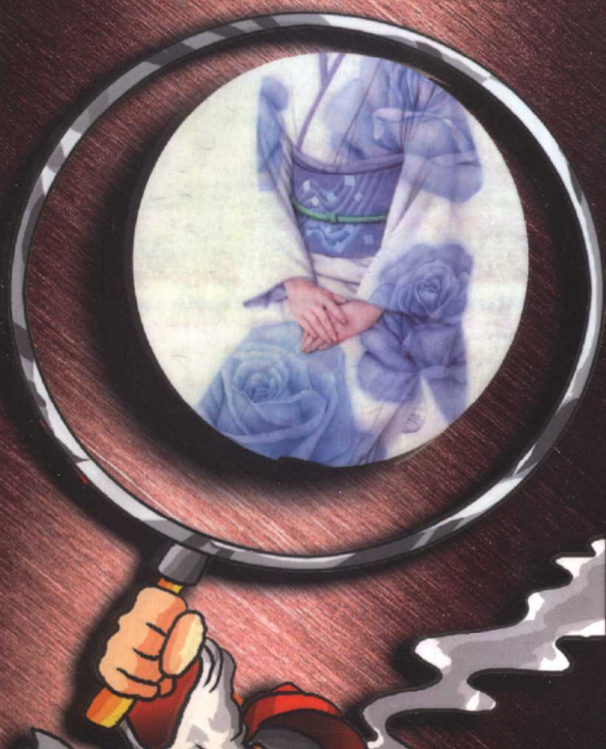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天
著

玫瑰夫人

在幻境迷宫，把
杀人的意念置入人
的潜意识，待其出
去后，自动去杀人。



◎温柔陷阱系列◎

玫瑰夫人

白天著

作品集①⑨

团结出版社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夫人/白天著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: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0.3
(白天作品集·温柔陷阱系列)

ISBN 7-80130-376-8

I. 玫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6698 号

版权登记号图字:01-1999-3265 号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·3603(发行部)6524·4792(编辑部)]

http://www.tuanjiebs.com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11

字数:275 千字

印数:6000

版次:2000 年 4 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0 年 4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7-80130-376-8/1.20

定价:17.6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玫瑰夫人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窥色····· (1) | 7 平分秋色····· (81) |
| 2 防不胜防····· (12) | 8 色馭····· (94) |
| 3 开门见山····· (25) | 9 千钧一发····· (108) |
| 4 幻镜迷宫····· (42) | 10 刀口下····· (122) |
| 5 催眠术····· (54) | 11 失控····· (133) |
| 6 出柙猛虎····· (68) | 12 日正当中····· (149) |

第二部分

牡丹花下的刀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失手····· (167) | 7 山穷水尽····· (249) |
| 2 七姨太····· (179) | 8 暗助····· (264) |
| 3 将错就错····· (192) | 9 巨款的去向····· (277) |
| 4 逃亡····· (209) | 10 反击····· (291) |
| 5 百合花····· (221) | 11 防不胜防····· (305) |
| 6 黑鹰····· (234) | 12 原形毕露····· (318) |

1 窥 色

热浪，正以横扫整个东南亚的余威，侵袭着北柳。

这个距离曼谷只有数十里的城市，位于一片广大平原的中心地带，附近山明水秀，景色宜人，无异是处避暑的胜地。

当夜幕低垂时，从曼谷湾吹来的海风，才使闷热的气浪被驱退。但是，黑夜的魔掌下，一切罪恶又在开始张牙舞爪，肆虐着这个城市了……

东市街在闹区后面的一带，实际上是由几条小街所形成，当地人称它为这个城市的“盲肠”！

由于它具有某种特殊性质的“营业”和吸引人的魅力，因此比起近在咫尺的东街市场，更显得畸形的繁华和热闹。

这一带酒吧林立，到处是门口张贴着巨幅裸女海报的小型戏院，专以色情的脱衣舞为号召，还有半公开的秘密艳窟，以及……

此外，在旅馆里，有打电话“随叫随到”、“限时专送”的应招女郎。在街头巷尾，尚有触目皆是的阻街女郎，充斥在各地打游击，找寻目标兜售色情的“黄牛”、神通广大的色情贩子……总之，这是个充满色情，已趋于泛滥成灾的罪恶之城！

尤其一到华灯初上以后，这条街就成了他们的世界，一批批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，便开始活跃起来了。

这时候，一个怀着好奇心的年轻男士，漫步来到了这条五光

十色，而且光怪离奇的街上。

他是谁呢？就是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都不免发生一些故事，甚至掀起轩然大波的方魁。今天他刚到，从曼谷把一个受了重伤的女人，护送到这里来，住进一家当地规模最大的私人医院，准备让她继续疗伤和休养。

因为她是曼谷一个黑社会人物的小老婆，由于疑她不忠，不甘戴上那顶“绿帽子”，盛怒之下，愤而向她猝下毒手的。

为了那神出鬼没的“迷你女盗”，使方魁也被卷进了那场风波，最后那黑社会人物，虽然被迫答应不再追究女人的一切，同意放她一条生路。但方魁却不敢深信那种人说的话当真作得了数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第二天一早就以救护车把她载走，悄然离开了曼谷。

他不能有始无终，因此毅然负起了这个护送的任务，决定等她脱离险境，伤势有了转机，替她安排了一切之后再说。

晚上闲得无聊，他便逛到了这条街上来。

正在东张西望，忽有个獐头鼠目的家伙，从后面紧步跟了上来，走到他身旁，操着粤语轻声问：

“先生，要不要找个地方玩玩？我带你去，绝对令你满意！”

方魁心知遇上了色情贩子，把脸侧过来，鄙夷地瞥了那家伙一眼，不屑理他地继续向前走去。

那家伙碰了个钉子，只好耸耸肩，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，又去猎取别的对象了。

整条街上熙熙攘攘，放眼看去，形形色色的人物包罗万象，还有阻街女郎拉客的恶形怪状场面，打情骂俏的肉麻镜头，以及色情贩子兜揽顾客的谄媚嘴脸……

方魁又走了不远，正经过一家酒吧门口，突见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女郎，摇摇晃晃地迎面走来。

看这女郎的打扮，倒不太象个“做生意的”，但既然出现在

这条街上，就不会是什么正经女人了。

她穿一身桃红色的敞领洋装，仪态和气质颇为不俗，年纪也很轻，至多不超过二十岁，可是她竟喝得酩酊大醉，活象个女酒鬼！

这年纪轻轻的女郎，是受了重大刺激，独自跑到这条街上来买醉？还是……

他的念犹未了，女郎已一个踉跄，竟向他冲跌过来，要不是他手伸得快，急将她扶住，两个人几乎撞了个满怀！

方魁刚说了声：

“小姐，你……”

话还未及出口，不料突觉一股异香扑鼻，立即沁入心肺，使他微微一怔，竟已神智恍恍惚惚起来。

由于这女郎的手法太快，而他又根本没想到会有此一着，以致猝不及防，出其不意地着了她的道儿。

于是，方魁迷迷糊糊地，跟着她走了。

浑浑噩噩中，他被那女郎带进了附近一个巷子里去，这是条阴暗而狭窄的长巷。仅在巷口装有一盏路灯，里面则又深又黑，仿佛走进了无底深洞，晚上进这条巷子，真令人提心吊胆。

方魁被她带进了一幢旧式的木造平房，门口有两个衣衫不整的家伙在把门，到了里面便见一个粗壮的大汉，冲那女郎龇牙咧嘴地一笑说：

“嘿！小杨，你真不赖，这么快就带回来个小伙子，莉莉那一场还没完呢！”女郎笑了笑问：

“莉莉还有多久？”

“快了吧，”壮汉说：“是不是药性快失效了？你先带他到对面房间去等着，让他先喝杯那玩意，莉莉一好我就通知你！”

女郎点了下头，便带着神智恍惚，完全受她摆布的方魁，走进了对面的一个小房间里。

这里面布置得象个小客厅，但除了一套旧沙发之外，只有一只竖立的食橱。

她让方魁坐下了，立即打开食橱，取出只酒瓶和酒杯，倒了满满一杯递给他：

“把它喝下去，你马上就会精神百倍的。”

方魁迷迷糊糊地接过去，正待一饮而尽，那壮汉突然推门而入，急加阻止说：

“小杨，别忙让他喝。”

女郎忙不迭将方魁手里的酒杯夺过来，遂问：

“干嘛？”

壮汉走近了说：

“莉莉的好戏刚上场，没有个十来分钟，是结束不了的。你早让这小子喝了，回头药性一发作，他是等不及的，在这房间里你们表演给谁看呀！”

女郎这才明白，“噗嗤”一笑说：

“那就给你单独看吧！”

壮汉伸手把她的纤腰一搂，色迷迷地笑着说：

“那我倒不稀罕，最好哪天你找不到人回来，临时用我凑和一场，我连那鬼玩意都用不着喝，保管使你……”

女郎不由地向他脸上一指，娇嗔地说：

“去你的！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你少动我的歪念头！”

壮汉仍然嘻皮笑脸地说：

“其实这也不算不了什么歪念头呀，人家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就算给我老杜捡点便宜，肥水也没流在外人田里呀！”

女郎未及挣开，壮汉已把那油腻的阔嘴，凑在了她脸上一阵狂吻起来。

方魁这时已有些清醒过来，但尚未完全恢复知觉，眼看着他们这个肉麻当有趣的打情骂俏场面，似乎毫无感觉，也分辨不出

这是怎么回事。他只是木然地发着愣，如痴如醉地呆坐在那里。

壮汉仿佛逮着了难得的机会，不但向那女郎狂吻，更在她身上恣情地上下其手，使得她在半推半就之下，被抚弄得吃吃地笑个不停。

他们只顾着放浪形骸地调笑，似乎已把带回来的方魁忘在了另一边，因此在几分钟之后，他已逐渐从迷茫中恢复了知觉……

当他突然一清醒，正待跳起身来之际，忽见一个汉子闯了进来，向正在拥吻的一对男女说：

“老杜，莉莉已经完事啦，小杨准备上场吧！”

壮汉只得放开那女郎，颇觉扫兴地问：

“这么快就结束了？”

那汉子扮了个鬼脸说：

“莉莉找回来的是个银枪蜡烛头，中看不中吃的家伙，真窝囊！”

壮汉不由地哈哈大笑说：

“小杨，小牡丹还没回来，你这台戏可得多挺一会儿，别也像莉莉一样，找了个外强中干的毛头小伙子回来，今晚这个场面就太乏味啦！”

女郎笑笑说：

“你要担心的话，我就给他换杯药力加倍的！”

壮汉点点头说：

“你看着办吧，我先去招呼一下，你马上把他带过来！”说完，他便匆匆出房而去了。

方魁这时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但他不动声色，仍然佯作尚未清醒，呆若木鸡地坐在沙发上。

女郎看了他一眼，又去打开食橱，另外取出只较小的酒瓶，倒了杯深红色透明的液体，递给他，说：

“把这杯酒喝下去吧！”

方魁仍然不动声色，把酒杯接过去，毫不犹豫地举杯一饮而尽，但他并未咽下肚去，却含在了口中！

女郎竟未察觉，把他拖了起来，就匆匆出房，带他走进对面的房间。

这个房间显然是卧房，但布置却很特别，窗上挂着厚厚的深色窗帘，使强烈的灯光不致外泄。而一张象矮榻似的席梦思大床，则置于房间的正中央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其它的家具。

方魁被带进房，一眼就看出，这房间与隔壁的房间，只有一墙之隔，而且是木板隔成，再贴上了漂亮的壁纸。

他的眼力相当厉害，仅只暗自一留神察看，便发觉这面木板隔的墙壁上，装有一排配上玻璃镜片的小圆洞，每一组两个，仿佛是早年儿童看西洋镜，把眼睛凑上去看的地方。

毫无疑问的，隔壁房间里早已坐了一批“观众”，把眼睛凑在那边的圆洞上，正在拭目以待。但他们既非儿童，看的也不是西洋镜，而是在等着欣赏这边的一男一女，作春色无边的热情表演！

这女郎显然是以此为“职业”的，凭她的特殊“道具”，在街上选中了目标，就把对方迷迷糊糊地带回来，充当她表演的临时的“男主角”。

而她今晚也活该倒楣，满街都是人，她偏偏选中了方魁！

果然不出所料，女郎把方魁一带进房，先让他在床上躺下，关上了房间，就开始宽衣解带了。

大概为了满足隔壁“观众”的要求，她特地面向那面墙壁，以柔美和带有挑逗意味的动作，像表演脱衣舞似地，把身上的衣服，慢条斯理地脱了下来……

终于，她脱了个全身赤裸，一丝不挂！

这时她才光着身子坐在床边，弯下腰去伸手替方魁准备宽衣。

冷不防方魁把她一拖，使她整个上身扑进了他怀里。紧接着，他一个翻身，把那女郎压在了下面，立即向她嘴上压吻下去。

女郎以为他的药力已发作，刚将樱唇微张，不料方魁竟将含在口中的药酒，趁着四唇密合之际，全部吐进了她的口里。

这一来顿使她暗自一惊，急将牙关咬紧，同时奋力挣扎，但那液体仍从牙缝间流了进去。

方魁索性全身将她扑压着，更将她的两臂执住，使她挣扎也无济于事。

她的嘴被堵住了，不能像方魁一样把药酒含在口中，又被他腾出手来将两颊一捏“咕噜”一声，药酒便不由自主地一口吞咽了下去。

情急之下，她拼命地挣扎起来。

方魁突然将她放开，一个翻身下了床，竟猛可向那面墙壁撞去。他以肩膀为先，全力一撞只听得“嘭”地一声巨响，那薄薄的一层木板隔墙，顿时被他撞得破裂开来，现出了个大窟窿。

由于用力过猛，他收势不住，整个人也跟着撞进了隔壁房间！

隔壁房里原是一片漆黑，墙壁一被撞破，这边房间的强烈灯光，便从大窟窿透射过来。

果然，那边靠近墙壁摆了一排十几张木凳，座无虚设，十几个“观众”正把眼睛凑在圆洞上看得起劲。冷不防方魁破墙撞了过来，顿使他们大吃一惊，吓得纷纷起身夺门而逃，惊乱成一团。

方魁撞过去，正好跌压在一个“观众”身上，连人带凳一齐向后栽倒，跌坐了一堆。

他当胸一把抓住那“观众”，怒声喝问：

“看过瘾了没有？”

那家伙吓得魂不附体，急说：

“我、我们是花了钱的，在街上被人死皮赖脸地拖来……”

突听一声怒喝：

“妈的，谁敢跑到这里来砸场子！”

喝声中，“嗒”地一声轻响，整个房里已是大放光明。

方魁心知这里的主持人已出面，立即放开吓得浑身发抖的“观众”，霍地挺身跳起。定神一看，刚才跟那女郎打情骂俏的壮汉，已带着三四个衣衫不整的家伙闯进了房来。

“这场子是你们的？”方魁冷声问。

壮汉挺身上前，把眼一瞪，怒不可遏地说：

“你他妈的照子放亮些，要想闹事也得看看地方，老子这里可容不得你放肆！”

随即一使眼色，那三个家伙就突然一拥而上，不由分说地齐向方魁挥拳攻去。

方魁勃然大怒，立即出手还击。

火头上他的出手又狠又快，给他们来了个迎头痛击。一名大汉不知厉害，首当其冲扑上来就挨了结结实实的一拳，被揍得踉跄跌开，一头撞在墙上，倒在地下昏了过去。

其他的家伙见状又惊又怒，齐喝一声：

“上！”

竟然奋不顾身地，一齐向方魁猛扑，完全是玩命的作风！

尤其是那壮汉，趁着他们一齐动手之际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弹簧刀，一按簧钮，“铮”地弹跳出锋利的刀身，紧握在手便向方魁背后扑去。

正举刀欲刺，方魁已捉住一名大汉挥拳击来的手臂，猛可向自己怀里一拖，同时迅速闪身跳开。

那大汉正好补上他的位置，犹未及站稳，那举刀刺下的壮汉已收势不住，狠狠一刀刺中了这家伙的背上。

“哇！……”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，被刺伤的大汉扑倒了下去。

壮汉眼看误伤了自己人，不禁惊怒交加，吓得一撒手，任由弹簧刀插在了那大汉的背上。

方魁想不到他们居然动起了刀子，不由地把心一横，出手就更不留情了。

他一转身，扑向了壮汉，左右开弓，狠狠挥出两拳，使那家伙被攻了个措手不及。仅只举臂挡住了一拳，另一拳却击中了胸腹之间。

只觉气一憋，发出声沉哼，壮汉便不由自主地把腹部一凹，弯下了腰去。

方魁眼看另两名大汉双双扑到，只得飞起一脚，端开了壮汉，转身再挥拳迎敌。

他刚才那杯酒虽未咽下，只含在口中，但那杯药酒的药力是加倍的，含在口里也会被舌上吸收少许，这时强烈的药性竟已发作。

假使此刻正拥着那赤裸的女郎在床上，即使吸收了这少许药量，也照样会使他情不自禁，而意乱情迷起来的。

可是他发现正在大打出手，药力主要的是兴奋作用。因此使他的欲念，转变成了一股力量，更使他在精神亢奋的冲动之下，如同生龙活虎地大发神威起来了。

这里除了两名女郎之外，包括在门口把风的在内，一共只有四五个人，这时已全部动手了，但方魁的神威一发，他们哪还是对手。

刚开始，他们尚能发动攻击，等到一个被刺伤，一个被撞昏，壮汉自己也被方魁一脚端开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，剩下的两个家伙就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啦！

一阵狠攻，四五个家伙均被打得落花流水，一个个全趴下了。

方魁这才住了手，冷眼向两个房间一扫，只见他们都已鼻青脸肿，躺在地上呻吟不已。

而那赤裸的女郎，趁他们在动手之际，早已逃之夭夭，不知去向了。

“怎么样？还要打吗？”方魁冷声喝问。

壮汉咬牙切齿地恨声说：

“小子，你别神气，有种的留下姓名，让我们好再讨教！”

方魁不屑地说：

“不服气现在就爬起来，我绝对奉陪，否则就不配打听我的来龙去脉！”

一名大汉把心一横，正待爬起来，却被壮汉以眼色制止，才不敢贸然轻举妄动。

方魁看他们不敢接受挑战，也不愿在这是非之地多逗留，于是冷笑一声，从容不迫地走了出去。

等他一走，壮汉就霍地跳起身来，指着那些家伙破口大骂：

“妈的，全是些酒囊饭袋，四五个人对付那一个小子，居然都对付不了！”

他只知道骂人，却忘了他自己，不但被揍得鼻青脸肿，还举刀误伤了自己人！

就在他怒不可遏地，骂得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、敢怒而不敢言之际，突见那叫“小杨”的女郎，带了七八名大汉匆匆赶来。

她大概是被吓得使药力失去了作用，情急之下，光着身子套上那件桃红色的洋装，里面什么也没穿戴，就逃出去搬救兵了。

可是等他们急急赶来，方魁却已扬长而去！

为首的一名大汉，见状急问：

“那小子呢？”

壮汉气得铁青着脸说：

“妈的，人都走了，你们才赶来有个屁用！”

那大汉忿声说：

“走了也没关系，只要他没逃出北柳，我们就能把他找到。”

壮汉怒犹未息地说：

“那小子连姓名都没留下，上哪里去找他？”

那大汉眼光向房间里一扫，遂说：

“不管找不找得到，这里总得先收拾一下，我们最好去向胡爷报告吧！”

壮汉突向那女郎忿声说：

“小杨，跟老子一起去见胡爷！”

那女郎不由地惊问：

“干嘛要我去？”

壮汉嘿然冷笑说：

“人是你带回来的，出了事不该由你亲自向胡爷说明？走吧！”

于是，他不由分说地，上前一把拖了她就走。

2 防不胜防

胡炳森是东市街这一带的流氓头子，他一听完报告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挥手就是一巴掌，掴得那女郎一个踉跄，伸手急抚着红肿的脸颊哭了出来。

“妈的！”他怒不可遏地厉喝：“你这臭婊子还敢哭，老子不宰了你已经是够运气的了！”

那女郎吓得激灵灵打了个冷颤，果然噤若寒蝉，停止了哭泣。

胡炳森的怒犹未消，目标转向了老杜：

“你他妈的也是个饭桶！老子派你在那里招呼，原指望你大小事能替我挺得起的。没想到就凭那么个臭小子，就把地方给砸了，你们这几块料究竟是干什么吃的？”

老杜面红耳赤地说：

“胡爷，这不怪您生气，今晚这个台实在是我老杜塌的，替您丢了个大脸。不过您放心，只要那小子没逃出北柳，我保证讨回这场公道！”

胡炳森沉声说：

“一切的损失是小事情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这口气非出不可，你们自己去看看办吧！”

“是！是！”老杜唯唯应命说：“胡爷放心，我老杜要不把今晚的事给您个交代，从此就不在北柳混了！”

胡炳森把手一挥说：

“去吧！我还等着要出去，你们可以走啦！”

老杜急向那女郎一使眼色说：

“小杨，你还不快谢过胡爷，跟我们一起走呀！”

那女郎只好哭丧着脸，谢了胡炳森一声，其实她也不知道谢他什么，大概是谢他赏的那一巴掌吧！

于是，他们再齐声告辞，三个人才匆匆离去。

走到外面，那女郎又禁不住低泣起来，如释重负的老杜立即喝斥：

“你还哭个什么劲？胡爷说的不错，他不宰了你，已经是你走运的啦！”

那女郎仍然泣声说：

“这怎么能怪我，我是照平时一样，在街上发现那小子是单独一个人，身体又很棒，就把他迷住了带回去，谁会想到……”

“得啦得啦！”老杜忿声说：“最低限度人是你带回去的，现在出了事，我也跟着一起倒楣，比起你来才更冤啦！”

走在一旁的大汉说：

“小杨，场子已经让人砸了，今晚没戏可唱了，你可以落个无事一身轻。我们还得去找那小子，干脆分道扬镳，别耽误我们办事吧！”

那女郎只好点点头说：

“你们去办事吧，别管我了……”

老杜忽说：

“慢着！还有件事……”

女郎诧然问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老杜笑而不答，突然弯下腰去一伸手，向她裙内摸了一把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说：